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主编：姚海军

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桂冠作家最新力作

字

王晋康◎著
CROSS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字

CROSS

王晋康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字 / 王晋康 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229-00418-7

I. 十… II. 王…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9994号

十 字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SHI ZI

王晋康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丛书主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邹 禾 刘 蔓

责任校对: 何健云

装帧设计: 张城钢



重庆出版集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http://www.cqph.com)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0.875 字数:280千字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229-00418-7

定价:28.00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在“基石”之前

● 姚海军 ●

“基石”是个平实的词，不够“炫”，却能够准确传达我们对构建中的中国科幻繁华巨厦的情感与信心，因此，我们用它来作为这套原创丛书的名字。

最近十年，是科幻创作飞速发展的十年。王晋康、刘慈欣、何宏伟、韩松等一大批科幻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极具开拓与探索价值的科幻佳作。科幻文学的龙头期刊更是从一本传统的《科幻世界》，发展壮大成为涵盖各个读者层的系列刊物。与此同时，科幻文学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改善，省会级城市的大型书店里终于有了属于科幻的领地。

仍然有人经常问及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但现在的答案已与十年前不同。在很多作品上（它们不再是那种毫无文学技巧与色彩、想象力拘谨的幼稚故事），这种比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牛排之于我们的土豆牛肉。差距是明显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差别”——却已经无法再为它们排个名次。口味问题有了实际意义，这正是我们的科幻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

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动力十足；而我们的图书出版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结果，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这不是有责任心的出版人所乐于看到的现状。

科幻世界作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科幻的全方位推动。科幻图书出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中国科幻需要长远眼光，需要一种务实精神，需要引入更市场化的手段，因而我们着眼于远景，而着手之处则在于一块块“基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基石，我们并没有什么限定。因为，要建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石料。

对于那样一座大厦，我们满怀期待。

第一章

1997年9月，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

柯里亚·斯捷布什金下午早早下班，想到公寓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去灌伏特加。

苏联解体的阵痛还远没有过去，他所在的威克特病毒学及生物工艺学国家研究中心仍处于半瘫痪状态。昔日的科学精英们都变成了新时代的穷人，他们比乞丐们强的是，不管怎么说那份微薄的工资还是稳定的。很多技术骨干要么离开这儿去国外发展了，要么回到了位于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大城市，像莫斯科、彼得堡等。他没走，但妻子却决绝地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他。在娜塔莎走后的这半年里，他总是到酒瓶中寻求安慰。不过，伏特加对他并不管用，可能是科学工作者职业性的清醒吧，即使喝得酩酊大醉，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仍然清醒着并尖锐地疼痛着。好心肠的恰达耶娃所长劝他：“柯里亚，想开点。幸亏娜塔莎是回到莫斯科，如果是到基辅或明斯克那不更糟糕——他们一夜之间就变成外国人了！”她骂了一句粗话，“这都是什么事儿啊！”

所长的劝慰只能让他内心的疼痛更剧烈。对于他们这代人来说，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未来、理想，都已经摔得粉碎，再也不可能复原了。

快到家时，他看见前边有一个女人，虽然是背影，但也能看出她

风姿绰约,十分性感。她穿一件米色风衣和一条长裤,一头黑亮的长发披落在风衣上。现在是新西伯利亚的初秋,这身穿着多少单薄了些。她在问路,但显然不会说俄语,因为她手里举着一张问路的纸片,用指头指点着。被问的是一位体形肥硕的老太太,她认真看过纸片后,用手比画着指了指前面。那个女人谢过老太太,继续往前走。斯捷布什金这会儿能看到她的侧影,银灰色的高领毛衣紧紧裹住她高耸的胸部,大约三十岁出头,正是女人最成熟的年龄,面容清秀,是一个黄种人。斯捷布什金凭感觉猜她可能是中国人,这儿离中国的新疆很近,中国人(主要是倒爷们)的身影在新西伯利亚已经是常见的街景了。当然,这位女士和那些倒爷显然不属于一个层次,看起来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不幸的是,有五个光头党早就瞄上了这个猎物。这会儿他们从斯捷布什金身后疾步追过去,把她团团围住,五把匕首在她眼前晃动,为首的高个子光头用英语高声命令她掏出财物。斯捷布什金在他们后边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挺身而出,当一次救美的英雄。苏联这棵从树心腐朽的大树忽然倒下后,树身上飞快地长出了很多毒蘑菇——比如,这些种族主义的光头党徒就已经从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飞快地蔓生到了这儿。其实光头党徒只是疥癣之疾,更重要的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状态也好不到哪儿去。不久前,某民意调查公司在全国做过一次广泛的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问俄罗斯人现在“最恨哪个国家”,频次最高的答案竟然全是一些三流小国,像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等,而不是美国、英国或德国,因为正是那几个小不点儿国家的独立和挑衅最使俄罗斯人感到屈辱。一斑而窥全豹,这个调查结果很使斯捷布什金摇头,伟大的俄罗斯失去了泱泱大国的气度,失去了放眼全球的眼光,已成短视狭隘、只知道睚眦必报的小市民了。

光头党则是从这种社会土壤中长出来的毒菌。

刚才指路的老太太看到这位女士身处险境,犹豫很久,最终还是摇摇头走开了,她可不敢惹这些凶横的光头党徒。斯捷布什金没有



走。作为一个绅士,他不能眼看着这位女士受欺负,不过,贸然上去干涉那可是相当危险。光头党与其说是政治意识党派,不如说是种族主义加流氓无赖的大杂烩。他们施暴的对象主要是有色人种,但对妨碍他们行事的本国同胞,他们在捅刀子时也绝不会手软。斯捷布什金暂时站在圈外观望着。被围在中间的那个中国女人还算镇静,表现得很顺从,按几个暴徒的指令,皱着眉头把皮夹子掏了出来。她正要往外掏钱,为首的高个子劈手将皮夹夺了过去。只听女人用英语大声说:“请把我的护照留下!”

高个子掏出现金,把护照连同空皮夹甩给她。斯捷布什金看着事态发展,不打算上去干涉了。破财免灾吧,估计那女人被抢的现金不会太多。但那伙暴徒抢到现金后并没有罢休。高个子猥亵地笑着,上下打量着那女人,说:“这娘们儿很俊俏啊,陪咱哥儿几个玩玩吧。”他是用俄语说的,知道那女人听不懂,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其他四个人也都淫荡地笑着,慢慢逼过去,把那女人堵到了墙角里。那女人非常愤怒,用英语大声喊:“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我要喊警察了!”

“警察”这个词对那几个人没有丝毫威慑力,他们继续逼近,女人被他们死死地挤在墙角,一动也不能动。斯捷布什金叹口气,知道自己不得不干涉了,明知道危险也顾不上了,总不能眼看一个外国女人在俄罗斯的大街上受辱吧。他快步上去,大声喊:“住手! 你们住手!”

五个暴徒没有打算住手,他们回头看看,很熟练地分出两个人来对付斯捷布什金。这两人看斯捷布什金身体单薄,胡子多天没刮,不过是个潦倒的知识分子,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只是威胁地晃着尖刀,逼他止步。其余三个人仍围着那女人,用刀逼她脱衣服。斯捷布什金冷眼瞪着这伙儿人渣,怒气抑止不住地冒出来,难道俄罗斯真要变成这些人渣的天下? 他横下心,豁出去被捅几刀,也要同他们打一架。就在这时,那个女人忽然有了变化。在此之前,她冷艳得像是冰雪中的一朵梅花,即使身处险境也一直保持着尊严;这时却忽然换上了一脸

媚笑，浪声浪气地说：“不就是想玩玩儿吗？何必动刀动枪，我也很想尝尝俄罗斯小伙儿的味道呢。走吧，领我去一个合适的地方。”

斯捷布什金很感意外——她这会儿的行事和刚才的形象反差太大了，莫非她本来就是专做皮肉生意的女人？除了高个子光头，其他四个暴徒听不懂她的话，但那种浪笑是不用语言的。他们同样觉得意外，都疑惑地看着他们的首领。高个子用俄语向其他人翻译了女人的话，几个人都笑起来，手中的刀自然也垂了下来。那女人又主动上前，亲密地搂住高个子和另一个人的脖子，低声说着什么，眼睛则一直看着斯捷布什金这边。忽然——斯捷布什金的反应没赶上事态的变化，只听得一声闷响，那俩暴徒的脑袋狠狠地撞在一起，女人迅即又把这两人用力推向第三个，把那人也砸倒在地。转瞬间，五个暴徒倒了三个，而且其中两个显然已经休克。这边正用刀逼住斯捷布什金的两人，连同地上没有休克的那人，一下都愣住了，呆呆地看着那个女人，与其说是惊恐，不如说是还没理解事态的剧变。那个女人表情冷肃，刚才的淫荡一扫而光，声音冷硬地说：“我是中国人。谁想再来试试我的中国功夫？”

斯捷布什金听出她说的是美式英语，非常标准，没有夹杂任何口音。眼看风云突变，转危为安，斯捷布什金长出一口气，钦佩地看着这个机变且武功超群的女人。余下的三个暴徒看来还没听懂她的话，斯捷布什金便把这段话翻译成俄语：“这位女士说她是中国人，如果你们还想试试她的中国功夫，尽管上去；如果不想试，就撵上这俩畜生，快他妈滚蛋吧！”

三个暴徒慌慌张张地架上被撞晕的那两人，转身准备逃走，那女人大喝一声：“把我的现金交出来！”

斯捷布什金被提醒了，几步走过去，在高个子暴徒的口袋里搜出一叠钞票，递给受害者。钞票为数不少，有少数卢布，其余则是人民币和美元。几个暴徒狼狈地逃跑了。那女人把钱装入皮夹，向斯捷布什金伸出手，“谢谢你不顾危险出面救我。”她笑着说，“你让我看到了一



个真正的俄罗斯男人。”

“不必客气，是个男人都应该做的。这些人，”他指指那几个人的背影，“是国难时期泛上来的渣滓，别拿他们来看俄罗斯人。”

“我知道。中国也是一样的。禁锢了那么久，一旦开放，社会底层的渣滓全浮到最上面了，比如来俄罗斯卖假货的那些败类。你也别拿他们来看中国人。我看到有些俄罗斯商店门前挂着牌子：本店保证没有中国货。这个告示真让我脸红。不说他们了，真的谢谢你。”

“谢什么啊，其实我没帮上忙，反倒是你让我免受伤害。你的中国功夫真厉害。”

女士笑了，“唬他们的。我倒是在美国学过两年跆拳道，偏偏不会一点儿中国功夫——我曾到李连杰在美国开的武馆去拜师，但李那时已经把武馆撤了，改成了招待所，专门做中国代表团的生意。他为啥改行？听说有些黑人总去找他比武，都是狗熊一样的身板，身单力薄的李连杰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中国功夫并不像电影上渲染的那么厉害。”她一眼看见了斯捷布什金胸前的十字架，“也许我要找的就是你？威克特中心的病毒学家，柯里亚·斯捷布什金，住这条街的三十二号。”

这时，斯捷布什金也看到了她胸前的十字架，与自己的十字架完全一样，那是组织成员的标志。他不由心中一沉：去年他向教父承诺做那件事，现在那位远在美国的教父派信使来让他履约了。但有个问题是，他自从答应之后就开始后悔，想法反反复复，一直为此苦恼和矛盾着。他倒不是已经决定反悔——还远没到那一步，但至少是非常犹豫。那件事太严重，弄不好，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条人命啊。如果他对教父履约践言，他可不敢确认自己行的是天使之善还是魔鬼之恶。

他点点头，“对，我就是你要找的人。跟我来吧。”

斯捷布什金的家位于一幢旧楼的二层。斯捷布什金打开灯，说：

“请进。不必脱外衣了，屋里没有暖气。”

女人打量着这间屋子，房间很大，有二百多平方米吧，天花板很高，大概有三米五以上，让住惯了中国式房屋的人不禁感到有些空旷。房屋和家具的用料都很厚重，包括俄罗斯风格的雕花门、雕花椅子和双层窗户的雕花内窗。厨房是开放式的，吧台上放着一个俄罗斯传统式的大茶炊，屋角堆着很多空酒瓶。房里电器很少，仅有的几件也非常旧——客厅的一台电视从外观上看大约是十四寸黑白的。屋里随处扔着一些书籍，家具上都落了一层灰尘。屋子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这儿原本档次不低，但现在比较破落凌乱，缺少女性的打理。斯捷布什金问客人：“咖啡还是绿茶？”

“白水。我习惯喝白水。”

斯捷布什金看看她，到水龙头上为她接了一杯水。她问：“夫人和孩子呢？听教父说，十年前他拜访过你家，你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对五岁的双胞胎，他还托我向娜塔莎问好呢！”

“娜塔莎和我离婚了。国家解体之后，她坚决要回莫斯科，她父母家在那儿。”他苦笑着说，“孩子们都带去了。她说孩子们在那儿的成长环境要好一些，我也同意了。”

女人端着茶杯，看看他，小心地说：“对不起，我不该提起这事的。”斯捷布什金无所谓地挥挥手。

“你为什么不跟妻子一块儿去？”

“我已经四十三岁，再改学端盘子也太晚了。我不愿放弃自己的专业，我想它总会有用处的。”他转了话题，“还没问你的芳名？”

“中文名字是梅茵，英文名字是凯西·梅。”

“刚才在街上时，你说你是中国人？但我看你的美式英语非常地道，像是你的母语。”

“不，我不是中国人，从法律上讲我是美国人。我是孤儿，老家在中国的哈尔滨，两岁时父母死于鼠疫，我被美国父母领养，从十岁到二十五岁在美国生活和上学。读完硕士后我回到中国定居，并且不打算

离开了。所以从内心讲，我是大半个中国人吧。”她顿了一下，随即补充道，“回中国发展是我美国父亲的意见，也是我个人的意愿。我回中国已经九年了。”

这么说，她的年龄是三十四岁，这位女士看来不太在乎别人知道她的年龄。斯捷布什金点点头，“噢，是这样。”

梅茵接着刚才的话题说道：“你刚才说得对，相信你的专业很快就会重新派上用场。‘文革’期间我是在中国，虽然那时我年龄还小，但耳闻目睹的情形已经够惨了，那场劫难绝不亚于苏联解体。现在，中国已经从劫难中走出来了；俄罗斯是个伟大的民族，也绝不会长时间沉沦。至于这儿，新西伯利亚，虽然偏僻一些，但它是俄罗斯科学的重镇，科研力量占全俄罗斯的三分之一强，有很多像你这样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我敢肯定，很快它就会重新萌发生机。”

斯捷布什金摇摇头，“但愿吧。不过，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只要再荒废几年，像我这个年纪的科学家就会彻底落伍，甭想再回到科研第一线。”

“不会荒废太久的。柯里亚，说心里话，我对俄罗斯民族充满钦佩。”

“很感激你的宽心话，今晚我肯定会睡得香一些。你——是代教父来取那样东西的？”

“对。”

斯捷布什金坦率地说：“可惜我还没打定主意给你——没错，我对教父许诺过，但后来我后悔了。我是个失信的懦夫、小人，是不是？”他苦笑着，“我想教父一定会严厉地惩罚我。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哪个戴上了这个十字架的人敢违逆他。”

梅茵稍稍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平静，摇摇头说：“教父只以他的睿智和人格力量来领导组织，从来没有、也不会滥施惩罚。你这样说，我很难过。”

斯捷布什金有点儿脸红。平心而论，他这样评价教父是不公平



的。自从妻子和儿女走后,他的情绪一直很糟糕,说话常常过于刻薄,他知道这一点,问题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梅茵温和地说:“其实我来之前教父曾说,他非常体谅你的难处——无论是心灵上做出决断的难度,还是具体行动的难处,还有你这样做了之后处境的艰难,他都非常理解。毕竟在美国亚特兰大的CDC^①也有同样的东西,只是他没办法得到。”

斯捷布什金冷笑着,“在俄罗斯就容易多了。国难当头,一切秩序都被破坏了,到处混乱不堪,正适合我们来浑水摸鱼。”

梅茵看看他,平静地说:“对,是这样。不过,我们的动机是纯洁无私的。”

“我非常愿意相信这一点。只是——在我眼里,戈尔巴乔夫也是个动机纯洁的好人,但同时更是毁了苏联的罪人。还有那些建议苏联采用休克疗法的西方经济学家,他们没治好这个国家的病,反倒让她更加病入膏肓。现在很多俄罗斯人相信,整件事情是一桩惊天大阴谋,是西方知识分子处心积虑的联手行动,是要替美国除去世界上唯一的对手。我个人不赞同这种观点,我相信那些西方思想家的动机是纯洁的——但这并不能减轻他们的罪孽。”

梅茵有些不快,“你是说,我们的行动也是这样……”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想拿上边的例子来简单类比。不,咱们打算干的那件事,比苏联解体还要深刻,它牵动的是一张天网,说它是人类与上帝的角力也不为过。可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足够的智慧来确认这件事该不该干。”

梅茵忽然笑了,“这个话题先打住吧。已经到晚饭时间了,能不能赏我一顿晚饭?这个可怜的女人已经饥肠辘辘,午饭的能量都用到那俩光头党的脑袋上了。”

斯捷布什金拍拍脑袋,歉然道:“失礼失礼,我把吃晚饭这个茬儿全忘啦。告诉你,自从娜塔莎和孩子们走后,我基本没有正经吃过晚饭,总

^①美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26206

是临睡前灌几瓶伏特加或啤酒了事。你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

他到吧台后的开放式厨房里忙活，梅茵则留在沙发上，捧着一只空茶杯愣神，她来之前可没料到斯捷布什金是这个态度。据她所知，教父派她来之前曾事先告知过斯捷布什金，当时他并没有表示拒绝。现在看他的态度，也许自己这一趟不得不空手而回？不过，她不会退缩的，一定要想尽办法来完成教父的嘱托。

晚饭很快好了，按俄罗斯今天的标准来说相当丰盛：蔬菜沙拉、熏猪肉、红萝卜汤，主食是土豆条和面包，最后上了一道印度绿茶。晚饭时，两人都有意避开了刚才的话题，斯捷布什金问起中国“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情况，梅茵简略地作了回答，然后一直大谈俄罗斯，谈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谈俄罗斯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历史传统和殉道者的风骨，谈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谈列宾和列维坦、柴可夫斯基和格林卡，谈西伯利亚的广袤、博大和迷人。她也向斯捷布什金请教，问俄罗斯的东正教与天主教（及新教）到底有什么区别，她说她在美国时也去教堂做礼拜，但从未接触过东正教。斯捷布什金说：

“有很多细微的差别，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先说说基督教的几种十字架。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佩戴拉丁式十字架，竖直方向下端较长，与你我现在戴的十字架类似。东正教的十字架又称希腊十字架，四条臂是等长的。”

“这一点我知道。”

“我再说一点区别，可能你比较感兴趣，就是几种教派在思想传统上的差异。”

“什么差异？”

“东正教自我标榜永远不会被科学进步所胁迫，不会改变基督信仰来迁就科学发现；天主教——当然是在反思了对伽利略、布鲁诺的迫害之后——则赞扬人的理性，随时把人类思想的进步和科学的进步纳入教义中，例如，十三世纪的神学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把亚里士

多德哲学融进天主教里,今天的梵蒂冈也主动采纳了相对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所以,虽然身为俄罗斯人,但我认为东正教太僵化了,缺乏天主教或新教的自我更新能力。”他笑着说,“我不大上教堂,科学城里的其他科学家大抵都同我一样。”

“你说得对,僵化即死亡。基督教在接受科学,其实科学何尝没有回过头来接受上帝?至少在医学领域里,科学家们发现,现代医学的成功虽然让人眼花缭乱,但其实是肤浅的,根本撼动不了进化之路的根基,那条路——上帝在四十亿年前就建好啦。”

晚饭结束,再次回到沙发上时,梅茵已经考虑成熟了,她又把话题拉回到那件事上:

“柯里亚,咱们回到正题上吧。你知道的,各国政府和科学界都一再催促,要把那个玩意儿彻底销毁,以免万一它逃出魔瓶而造成弥天大祸。他们担心CDC和威克特的魔瓶虽然有重重禁锢,但还是不够保险,不能绝对可靠地禁锢那个撒旦。可是,一旦真的实施销毁,这种宝贵的生命就永远不能复生了。这就牵涉到教父一直宣扬的观点——人类没有权力擅自判定哪个物种是敌对物种,并褫夺它们在自然界生存的权力。教父,还有其他有远见的同仁,已经尽力化解了医学界的几次销毁动议,但不敢确保下一次还能成功。所以——虽然这句话可能刺伤你——也许俄罗斯的混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失去就只能后悔了。”

斯捷布什金刚要说话,梅茵及时截断他的话头:“来之前,教父对我很郑重地说过一句话,当时我还不太理解呢。他说:绝不要勉强你做你不愿做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勉强劝你的,更不会代教父行使什么惩罚。你自己来做决定吧。不过,”她笑着说,“刚才你说,你还没有拿定主意,那至少我还有一线希望。我想在这个城市住上几天,直到你做出最后的决定为止。你不反对我这样做吧?你放心,在这段时间里,我一定比伏尔加河里的鲑鱼还要安静,不会多嘴多舌来烦你。”



斯捷布什金笑着点点头。这个中国女人——美国女人——既迷人，又有亲和力，有她陪伴在身边应该是一件乐事。他问：“住处安排了吗？如果你愿意，可以住我这儿。”

梅茵很高兴地打量了一周这套空旷的房子，“我正等着你的邀请呢。俄罗斯饭店的服务实在不敢恭维，一晚上两百美元的价格也太黑。正好你看来需要一个女人来整理房间，我还能让你尝尝中国菜。跟你吹吹牛吧，我对中国和西方厨艺都相当拿手。我打算用这些服务——保洁工兼厨师——来付你的房租，行不行？”

“好，一言为定。不过我事先警告你，俄罗斯男人个个都是色中饿狼，至少在美国、英国的间谍小说中常常这样描写。”他笑着说，“当然你不会害怕，你有中国功夫。”

梅茵笑道：“你大可不必担心你的脑袋。在你这儿我不怕露底：今天那场表演是被逼出来的，中国有一句老话：兔子急了还知道咬人呢；而且那完全和中国功夫无关，只是因袭一个俄罗斯人的机智而已。知道柯楚别依吗？”

“柯楚别依？不知道，似乎有点耳熟。”

“哈，你对俄罗斯历史掌故的了解还不如一个外国人！他是俄罗斯内战时期的一个草莽英雄，与夏伯阳齐名——夏伯阳你总该知道吧？”斯捷布什金难为情地点点头，“柯楚别依有一次被白军逮捕，在法庭受审时，他就用这种方法把两个法警撞晕，越窗而逃。关于他的一部电影在中国曾经很流行，我小时候看过，是在乡里看的，大风吹得银幕凸起来，把法庭上的柯楚别依变成了大肚子孕妇。所以我印象很深，记下了这个镜头，刚才凑巧用上了。”

她虽然说得轻描淡写，但斯捷布什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不管她会不会中国功夫，只说她敢在几把匕首的包围中突然出手，一般男人就做不到。他笑着说：

“很好，你这么一露底，我若是想干某些坏事时，就会胆大一些了。”

他把女儿的房间稍稍收拾一下,打算让梅茵住。晚上两人道过晚安,分别回房间睡觉。斯捷布什金躺在床上,一直瞪大眼睛看着天花板。隔墙那个女人很会来事,行事颇有分寸,但她这种“温和的等待”对自己仍有极大的压力。她越是像鱼一样安静,恐怕自己越难拒绝她的要求。自己到底该怎么办?横下心来履行对教父的承诺,还是横下心来拒绝?他叹了一口气,决定先不忙做出最后决定。就让这位梅女士多等几天吧,毕竟这是个迷人的女人,有她多陪几天,主人绝对不会反感的。

第二天,斯捷布什金下班回家时,梅茵微笑着迎接他,“回来了?我马上炒菜,菜料早准备好了。”

屋里大大变样了,到处收拾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凌乱的杂物书籍都已经归位,酒瓶清出去了,地板擦洗过,打了蜡。尤其让他想不到的是,他收起来藏在书柜抽屉里的全家福也被梅茵找出来,重新挂在了墙上,娜塔莎和两个孩子,还有年轻的自己,都在镜框里含笑注视着他。斯捷布什金被梅茵的心意感动了,默默地看着这张合照,回忆起那些逝去的美好时光。他来到厨房里,这儿也变了样,乱糟糟的碗碟都洗净归位,增添了中国式的炒锅,各种中国式的调料——酱油、醋、味精等摆了一长排。斯捷布什金一件件拿起来,很感兴趣地打量着,因为俄罗斯人做菜从来不用这些“杂耍”的。梅茵正熟练地颠着炒锅,香气扑鼻而来。她边炒菜边高兴地说:“今天我跑了很远才找到一家中国商店,把这套家什和调味品配齐,你就等着品尝我的手艺吧。”

斯捷布什金从后边欣赏着她活力四射的身影,几乎克制不住搂抱她的欲望。

菜上桌了,四盘菜,梅茵介绍说,分别是宫保鸡丁、清蒸鲑鱼、西红柿炒蛋、炸洋葱圈(最后这道菜是按美国方式做的),汤是百合莲子汤,酒是青岛啤酒。“好吃吗?”

“非常好,色香味俱佳。”